廬陵文鈔/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二十　記

廬陵文鈔
卷二十一　記
作者：歐陽修　宋

卷二十二　碑、銘

卷二十一 • 記

吉州學記

慶曆三年秋，天子開天章閣，召政事之臣八人，問治天下其要有幾，施於今者宜何先，使坐而書以對。八人者皆震恐失位，俯伏頓首，言此非愚臣所能及，惟陛下所欲為，則天下幸甚。於是詔書屢下，勸農桑，責吏課，舉賢才。其明年三月，遂詔天下皆立學，置學官之員，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，莫不皆有學。

嗚呼，盛矣！學校，王政之本也。古者致治之盛衰，視其學之興廢。《記》曰：「國有學，遂有序，黨有庠，家有塾。」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。宋興，蓋八十有四年，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，豈非盛美之事，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？是以詔下之日，臣民喜幸，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。其年十月，吉州之學成。州舊有夫子廟，在城之西北，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，謀與州人遷而大之，以為學舍，事方上請而詔已下，學遂以成，李侯治吉，敏而有方，其作學也，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。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，而人不以為勞；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，而人不以為多；學有堂筵齋講，有藏書之閣，有賓客之位，有遊息之亭，嚴嚴翼翼，壯偉閎耀，而人不以為侈。

既成，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。

予世家於吉，而濫官於朝，進不能讚揚天子之盛美，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。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，磨揉遷革，使趨於善，其勉於人者勤，其入於人者漸，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，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，然後為學之成。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，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，而不及待其成。惟後之人，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，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，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，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，入於其裏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，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，然後樂學之道成。而得時從先生、耆老，席於眾賓之後，聽鄉樂之歌，飲獻酬之酒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。而周覽學舍，思詠李侯之遺愛，不亦美哉！

故於其始成也，刻辭於石，而立諸其廡以俟。

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

釋奠、釋菜、祭之略者也。古者士之見師，以菜為摯，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。其學官四時之祭，乃皆釋奠。釋奠有樂無尸；而釋菜無樂，則其又略也，故其禮亡焉。而今釋奠幸存，然亦無樂，又不徧舉於四時，獨春秋行事而已。《記》曰：「釋奠必有合，有國故則否。」謂凡有國，各自祭其先聖先師，若唐虞之夔、伯夷，周之周公，魯之孔子。其國之無焉者，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。然自孔子沒，後之學者莫不宗焉，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，而後世無以易。

學校廢久矣，學者莫知所師，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，以為先師。隋、唐之際，天下州縣皆立學，置學官、生員，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。其後州縣學廢，而釋典之禮，吏以其著令，故得不廢。學廢矣，無所從祭，則皆廟而祭之。荀卿子曰：「仲尼，聖人之不得勢者也。」然使其得勢，則為堯、舜矣。不幸無時而沒，特以學者之故，享弟子春秋之禮。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，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，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。甚者，乃謂生雖不得位，而沒有所享，以為夫子榮，謂有德之報，雖堯、舜莫若。何其謬論者歟！

祭之禮，以迎尸、酌鬯為盛。釋奠、薦饌，直奠而已，故曰祭之略者。其事有樂舞、授器之禮，今又廢，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。然古之所謂吉凶、鄉射、賓燕之禮，民得而見

焉者，今皆廢失，而州縣幸有社稷、釋奠、風雨雷師之祭，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。其牲酒器幣之數，升降俯仰之節，吏又多不能習，至其臨事，舉多不中而色不莊，使民無所瞻仰。見者怠焉，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，可勝歎哉！

大宋之興，於今八十年，天下無事，方修禮樂，崇儒術，以文太平之功。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，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，講正其禮，下於州縣。而吏或不能喻上意，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，謂之不急，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。

穀城令狄君栗，為其邑未逾時，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，大其正位，為學舍於其旁，藏九經書，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。然後考制度，為俎豆、籩篚、樽爵、簠簋凡若干，以與其邑人行事。穀城縣政久廢，狄君居之，期月稱治，又能遵國典，修禮興學，急其有司所不責者，諰諰然惟恐不及，可謂有志之士矣。

豐樂亭記

修既治滁之明年，夏，始飲滁水而甘。問諸滁人，得於州南百步之近。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，下則幽谷，窈然而深藏。中有清泉，潺然而仰出。俯仰左右，顧而樂之。於是疏泉鑿石，闢地以為亭，而與滁人往遊其間。

滁於五代干戈之際，用武之地也。昔太祖皇帝，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，生擒其將皇甫暉、姚鳳於滁東門之外，遂以平滁。修嘗考其山川，按其圖記，升高以望清流之關，欲求暉、鳳就擒之所，而故老皆無在者，蓋天下之平久矣。

自唐失其政，海內分裂，豪傑竝起而爭，所在為敵國者，何可勝數！及宋受天命，聖人出而四海一。嚮之憑恃險阻，剗削消磨，百年之間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。欲問其事，而遺老盡矣。今滁介江、淮之間，舟車商賈，四方賓客之所不至。民生不見外事，而安於畎畝衣食，以樂生送死，而孰知上之功德，休養生息，涵煦於百年之深也？

修之來此，樂其地僻而事簡，又愛其俗之安閒。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，乃日與滁人，仰而望山，俯而聽泉，掇幽芳而蔭喬木，風霜冰雪，刻露清秀，四時之景，無不可愛。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，而喜與予遊也；因為本其山川，道其風俗之美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，幸生無事之時也。夫宣上恩德，以與民共樂，刺史之事也。遂書以名其亭焉。

醉翁亭記

環滁皆山也。
其西南諸峰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漸聞水聲潺潺，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，讓一作「釀」泉[1]也。峰回路轉，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誰？山之僧曰[2]智僊也。名之者誰？太守自謂也。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

若夫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巖穴暝，晦明變化者，山間之朝暮也。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間之四時也。朝而往，暮而歸，四時之景不同，而樂亦無窮也。

至於負者歌於途，行者休於樹，前者呼，後者應，傴僂提攜，往來而不絕者，滁人遊也。臨谿而漁，谿深而魚肥；釀泉為酒，泉香而酒洌；山肴野蔌，雜然而前陳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樂，非絲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勝，觥籌交錯，起坐而諠譁者，眾賓懽也；蒼顏白髮，頹然乎其間者，太守醉也。

已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，太守歸而賓客從也。樹林陰翳，鳴聲上下，遊人去而禽鳥樂也。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醉能同其樂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謂誰？廬陵歐陽脩也。

畫舫齋記

予至滑之三月，即其署東偏之室，治為燕私之居，而名之曰畫舫齋。齋廣一室，其深七室，以戶相通，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。其溫室之奧，則穴其上以為明；其虛室之疏以達，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。凡偃休於吾齋者，又如偃休乎舟中。山石嵚崟，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，又似泛乎中流，而左山右林之相映，皆可愛者。故因以舫名焉。

《周易》之象，至於履險蹈難，必曰涉川。蓋舟之為物，所以濟險難，而非安居之用也。今予治齋於署，以為燕安，而反以舟名之，豈不戾哉？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，自汴絕淮，浮於大江，至於巴峽，轉而以入於漢沔，計其水行幾萬餘里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

風波之恐，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。當其恐時，顧視前後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，因竅自歎，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？賴天之惠，全活其生，今得除去宿負列官於朝，以來是州，飽廩食而安署居。追思曩時山川所履，舟楫之危，蛟黿之出沒，波濤之洶，宜其寢驚而夢愕。而乃忘其險阻，猶以舟名其齋，豈真樂於舟居者邪！

然予聞古之人，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，其必有所樂也。苟非冒利於險，有罪而不得已，使順風恬波，傲然枕席之上，一日而千里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！顧予誠有所未暇，而舫者宴嬉之舟也，姑以名予齋，奚曰不宜？

予友蔡君謨善大書，頗怪偉，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，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，故具以云。又因以置於壁。

峽州至喜亭記

蜀於五代為僭國，以險為虞，以富自足，舟車之跡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。宋受天命，一海內，四方次第平，太祖改元之三年，始平蜀。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，衣被於天下，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，陸輦秦、鳳、水道岷江，不絕於萬里之外。

岷江之來，合蜀眾水，出三峽為荊江，傾折回直，捍怒鬥激，束之為湍，觸之為旅。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，不及顧視，一失毫厘與崖石遇，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。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、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，皆陸出，而其羨餘不急之物，乃下於江，若棄之然，其為險且不測如此。

夷陵為州，當峽口，江出峽始漫為平流。故舟人至此者，必瀝酒再拜相賀，以為更生。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，作至喜亭於江津，以為舟者之停留也。且誌夫天下之大險，至此而始平夷，以為行人之喜幸。

夷陵固為下州，廩與俸皆薄，而僻且遠，雖有善政，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。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，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，《詩》所謂「愷悌君子」者矣。自公之來，歲數大豐，因民之餘，然後有作，惠於往來，以館以勞，動不違時，而人有賴，是皆宜書。故凡公之佐吏，因相與謀，而屬筆于脩焉。

夷陵縣至喜堂記

峽州治夷陵，地濱大江，雖有椒、漆、紙以通商賈，而民俗儉陋，常自足，無所仰於四方。販夫所售不過鱔魚腐鮑，民所嗜而已，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。地僻而貧，故夷陵為下縣，而峽為小州。

州居無郭郛，通衢不能容車馬，市無百貨之列，而鮑魚之肆不可入，雖邦君之過市，必常下乘，掩鼻以疾趨。而民之列處，灶、廩、匽、井無異位，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。其覆皆用茅竹，故歲常火災，而俗信鬼神，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。夷陵者，楚之西境，昔《春秋》書荊以狄之，而詩人亦曰蠻荊，豈其陋俗自古然歟？

景祐二年，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，始樹木，增城<土冊>，甓南北之街，作市門市區。又教民為瓦屋，別灶廩，異人畜，以變其俗。既又命夷陵人劉光裔治其縣，起敕書樓，飾廳事，新吏舍。三年夏，縣功畢。某有罪來是邦，朱公與某有舊，且哀其又以罪而來，為至縣舍，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，度為疏潔高明，而日居之以休其心。堂成，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。夫罪戾之人，宜棄惡地，處窮險，使其憔悴憂思，而知自悔咎。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，以偷宴安，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，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。

然夷陵之僻，陸走荊門、襄陽至京師，二十有八驛；水道大江、絕淮抵汴東水門，五千五百有九十里。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，而居者往往不得代，至歲滿，或自罷去。然不知夷陵風俗樸野，少盜爭，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，又有橘、柚、茶、筍四時之味，江山美秀，而邑居繕完，無不可愛。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，而凡為吏者，莫不始來而不樂，既至而後喜也。作《至喜堂記》，藏其壁。

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，宜誌其風俗變化之善惡，使後來者有考焉爾。

偃虹隄記

有自岳陽至者，以滕侯之書、洞庭之圖來告曰：「願有所記。」予發書按圖，自岳陽門西距金鷄之右，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，曰偃虹堤。問其作而名者，曰：「吾滕侯之所為也。」問其所以作之利害，曰：「洞庭天下之至險，而岳陽，荊、潭、黔、蜀四會之沖也。昔舟之往來湖中者，至無所寓，則皆泊南津，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，而又常有風波之恐，覆溺之虞。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，有事于州者，近而且無患。」問其大小之制，

用人之力，曰：「長一千尺，高三十尺，厚加二尺，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，而不逾時以成。」問其始作之謀，曰：「州以事上轉運使，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，凡三反覆，而又上于朝廷，決之三司，然後曰可，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。」曰：「此君子之作也，可以書矣。」

蓋慮於民也深，則其謀始也精，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。夫以百步之堤，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，惠其民而及于荊、潭、黔、蜀，凡往來湖中，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。且岳陽四會之沖，舟之來而止者，日凡有幾！使堤土石幸久不朽，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，可以數計哉？夫事不患于不成，而患于易壞。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，而繼者常至于殆廢。自古賢智之士，為其民捍患興利，其遺蹟往往而在。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，則民到于今受其賜，天下豈有遺利乎？此滕侯之所以慮，而欲有紀于後也。

滕侯志大材高，名聞當世。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，嘗顯用之。而功未及就，退守一州，無所用心，略施其餘，以利及物。夫慮熟謀審，力不勞而功倍，作事可以為後法，一宜書。不苟一時之譽，思為利於無窮，而告來者不以廢，二宜書。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，皆欲為滕侯紀，三宜書。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，乃為之書。慶曆六年某月某日記。

王彥章畫像記

太師王公諱彥章，字子明，鄆州壽張人也。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，以身死國，葬於鄭州之管城。晉天福二年，始贈太師。公在梁以智勇聞，梁晉之爭數百戰，其爲勇將多矣，而晉人獨畏彥章。自乾化後，常與晉戰，屢困莊宗於河上。及梁末年，小人趙巖等用事，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，皆怒而有怠心，而梁亦盡失河北，事勢已去，諸將多懷顧望。獨公奮然自必，不少屈懈，志雖不就，卒死以忠。公既死，而梁亦亡矣。悲夫！五代終始纔五十年，而更十有三君，五易國而八姓。士不幸而出乎其時，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。公本武人，不知書，其語質，平生嘗謂人曰：「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」蓋其義勇忠信，出於天性而然。予於五代書，竊有善善惡惡之志，至於公傳，未嘗不感憤歎息，惜乎舊史殘略，不能備公之事。康定元年，予以節度鄭官來此，求於滑人，得公之孫睿所録家傳，頗多於舊史，其記德勝之戰尤詳。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，欲自經於帝前。公因用笏畫山川，爲御史彈而見廢。又言公五子，其二同公死節。此皆舊史無之。又云，公在滑，以讒自歸於京師；而史云召之。是時梁兵盡屬段凝，京師羸兵不滿數千，公得保鑾五百人，之鄆州，以力寡敗於中都；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，亦皆非也。公之攻德勝也，初受命於帝前，期以三日破敵，梁之將相，聞者皆竊笑。及破南城，果

三日。是時莊宗在魏，聞公復用，料公必速攻，自魏馳馬來救，已不及矣。莊宗之善料，公之善出奇，何其神哉！今國家罷兵四十年，一旦元昊反，敗軍殺將，連四五年，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。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，而歎連將屢失其機。時人聞予説者，或笑以爲狂，或忽若不聞，雖予亦惑，不能自信。及讀公家傳，至於德勝之捷，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，然後能勝。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，奇在速，速在果，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，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。每讀其傳，未嘗不想見其人。後二年，予復來通判州事。歲之正月，過俗所謂鐵槍寺者，又得公畫像而拜焉。歲久磨滅，隱隱可見，亟命工完理之，而不敢有加焉，懼失其眞也。公尤善用槍，當時號「王鐵槍」，公死已百年，至今俗猶以名其寺，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。一槍之勇，同時豈無？而公獨不朽者，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？畫已百餘年矣，完之復可百年，然公之不泯者，不係乎畫之存不存也。而予尤區區如此者，蓋其希慕之至焉耳。讀其書，尚想乎其人，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，不忍見其壞也。畫既完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，而歸其人使藏之。

樊侯廟災記

鄭之盜，有入樊侯廟刳神像之腹者。既而大風雨雹，近鄭之田麥苗皆死。人咸駭曰：「侯怒為之也。」

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，佐沛公至成皇帝，位為列侯，邑食舞陽，剖符傳封，與漢長久，《禮》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！舞陽距鄭既不遠，不漢、楚常苦戰滎陽、京、索間，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，故廟而食之，宜矣。方侯之參乘沛公，事危鴻門，振目一顧，使羽失氣，其勇力足有過人者，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，宜其聰明正直，有遺靈矣。然當盜之倳刃腹中，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？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，以騁其恣睢，何哉？豈生能萬人敵，而死不能庇一躬耶！豈其靈不神於禦盜，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！風霆雨雹，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，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？蓋聞陰陽之氣，怒則薄而為風霆，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。

方今歲且久旱，伏陰不興，壯陽剛燥，疑有不和而凝結者，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？不然，則喑嗚叱吒，使風馳霆擊，則侯之威靈暴矣哉！

明因大師塔記

明因大師道詮，姓衛氏，并州文水縣民家子。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，終於明道癸酉之

正月，壽五十有三年。始為童子，辭家人，入洛陽妙覺禪院，依真行大師惠璿，學浮圖法。咸平五年，始去氏，削髮入僧籍。後二十四年，賜紫衣，遂主其眾。又四年，賜號明因，兼領右街教門事。凡為僧三十有一年。卒之明年，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。

始道詮未死時，予過其廬，問其年幾何，曰五十有二矣。問其何許人也，曰本太原農家也。因與語曰：《詩・唐風》言晉本唐之俗，其民被堯之德化，且詩多以儉刺，然其勤生以儉嗇，樸厚而純固，最得古之遺風。今能言其土風乎？其民俗何若？信若《詩》之所謂乎？《詩》去今餘千歲矣，猶若《詩》之時乎？其亦隨世而遷變也？」曰：「樹麻而衣，陶瓦而食，築土而室，甘辛苦薄滋味。歲耕日積，有餘則窖而藏之，率千百年不輒發。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，至今而不變也。」又言：「為兒時聞長老語，晉自春秋為盛國。至唐基並以興，世為北京。及朱氏有中土，後唐倚並為雄，亦卒以王，既而晉祖又以王，漢又以王。遭時之故，相次出三天子。劉崇父子又自為國。故民熟兵鬥，饟軍死戰，勞苦幾百年不得息。既而聖人出，四方次第平，一日兵臨城門，係繼元以歸。並民然後被政教，棄兵專農，休息勞苦，為太平之幸人。並平後二歲，我始生，幼又依浮圖，生不見干戈，長不執耒耜，衣不麻，食不瓦，室不土，力不穡而休，乃並人之又幸者也。今老矣，且病，即死無恨。」

予愛其語樸而詳。他日，復過其廬，莫見也。訪之，曰死矣，為之惻然。及其葬，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，因并書其常語予者，誌歲月云爾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一作「釀泉」。 此泉出自於兩峯之間，有兩峯讓出之意，故名「讓泉」。明刻本訛作「釀泉」，誤。詳見討論。

↑ 一本無「曰」字